

天岳山館文鈔

天岳山館文鈔卷二十四

歐陽坦齋師文集序

嶽麓在湘江西衡山七十二峯之一宋朱張講學處國朝耆舊主講席最久者爲羅慎齋先生而坦齋夫子繼之各二十有七年湘人士無不宗兩先生者道光己亥庚子歲元度及坦齋師之門所以啟掖之者甚摯嘗侍坐風雩亭從容請益問詩古文法師詔之曰若知立言之要乎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乎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夫有所爲而爲之謂物必讀書深見理明博究乎天道人事物理之蕃變乃能指事類情持之有故所謂物也孔子釋乾之九三曰修辭立其誠惟立誠故有物否則雖強自弮爆亦記

所謂不誠無物者而已。惟詩亦然。詩之爲教微矣。古之人未嘗欲名其詩也。而固已有詩。雖野人女子農夫皆能自言其情。情之所至而詩自至。蓋性情得其正。斯能合乎溫柔敦厚之教。而無伉厲怨誹纖靡之病。不惟作者之性情見。讀者之性情忽。不知其何以易焉。今人以詩爲博聲華爭壇坫之具。自汨其性情。舍己之詩以摹擬古人之詩。詩之所以衰也。尹吉甫之自頌曰。穆如清風。而孔子贊爲知道。道豈易言知哉。肆而爲伉厲。激而爲怨誹。流而爲纖靡。皆無與於性情之事者也。蓋吾師教人。其大指不外此。越數年師歸道山。學者旣祀諸講舍。復得旨祀鄉賢。又二十年當同治乙丑。元度客長沙。詰孫信甫太守將鋟其遺集。屬爲之序。旣讀而

卒業乃喟然曰師之所以作卽其所以教者歟師性孝友在廩垣建白皆關大計年逾強仕卽告養歸少從慎齋先生游繼主嶽麓益以培養人才爲務其積於中者充實不可已故其發爲文章者俯仰揖讓有廬陵文忠公風求一言之不出於誠無有也發爲詩者皆自真性情流出蘊藉風雅求一言之近於伉厲怨誹纖靡無有也斯其爲古之立言者歟元度恟恟無似謹次吾師垂教之語諗天下後世之讀師文集者回憶執經請益時忽忽又二十七年西望麓峯煙雲繚繞警欬如新葢不勝泰山梁木之感云

學愈齋賦草序

賦爲古詩之流與騷雅相出入漢魏間作者林立唐以詩賦取士始變爲律賦猶古文之爲時文也近代因之而詞館中尤視此爲殿最然古今文人不盡出於詞館居館職者亦未盡足履天下人之心考翰林設官自唐始本內廷供奉之名不必皆用文學也宋尙沿唐制明始重其選非進士不得入館非起家詞館不得長內閣然明人館閣詩賦傳者寥寥其時雄長詞壇及號稱古文家若北地信陽于鱗元美昌穀庭實華玉中郎伯敬及遵巖荆川鹿門思泉震川諸君雖舉進士皆未與館選若枝山伯虎友夏千子諸君則僅登鄉薦若衡山石田茂秦次樞伯穀眉公松圓諸君則皆

以布衣列文苑傳計傳中人膺館職者裁三之一耳豈謂館不足以盡人才歟抑才之超逸者固不藉詞館增重歟 本朝重館職略與明同近百年來律賦中鉅手推吳穀人顧耕石鮑覺生三君皆曾與館選而所爲律賦獨能探源於漢魏六朝以自成其體格匪第賓賓焉以館閣重也年丈劭青先生少負奇才工詩古文及詞曲而賦尤工弱冠登拔萃科 廷試高等尋舉京兆顧不獲挾其所業與館閣諸君競一日之長中歲出宰黔中擢丞守以養告歸襄羊林下意怡然適也元度束髮卽受知先生讀所著律賦輒私淑焉其賦神韻似穀人洗鍊似耕石適逸似覺生奄有作者之長而世顧以未與詞館爲先生憾然觀近時館課詩若賦高華者

有之其拘忌諱研聲病者率多磨礪去圭角眞味索然使先生早
歲束縛其中必不能探源漢魏六朝以自成其體格可必傳於後
世無疑然則先生正以不受館閣之繩尺乃得與穀人耕石甕生
諸君相雄長也抑凡欲於館閣中傑然自立者庸將取的於此而
早自異焉知此乃可與讀先生之賦及詩古文矣

移芝室文集序

叔孫穆子論三不朽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立言而歐陽公則曰修之身矣不施於事可也況於言乎然使世無六經四子書人將不知有堯舜孔孟是德且特言以傳功無論已顧六經四子不可以文言而古文實立言者之一體歐陽公所云特爲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而於世毫無損益者悲耳豈以概天下古今之立言者哉竊嘗論古文家因言以見道其體至正其途至狹其義法至嚴自周秦以來若左氏賈董晁劉馬班以逮唐之韓柳孫李宋之歐陽蘇曾王能成一家言者不過十數人可謂艱矣元明作者麻列求能闢八家之堂奧或尙歎焉方侍郎云此雖小道失其傳者七

百年直綜北宋後言之也。孟子之序道統也，由堯舜至孔子，皆五百年而一興，最後乃得宋五子，合前後計之，蓋十數人耳。而古文家之難其人，乃適與之埒。彼漢唐下屠沽刀筆之徒，乘時會以立功名，秉鷹節，胙茅土者，乃反不可畢數。其難易抑又殊矣。然則當吾世有志於古文，必毫傑之士，能自立而獨爲其難者也。年丈性農先生，胎胚家學，負異稟，志趣拔於流俗，年逾強仕，始通籍，遽請急歸。杜門著書自樂，其胸中常有不能忘天下之心，而尤以人才爲急。會中原多故，劇盜數駭，所見吏疵民瘼，及時務所當設施，壹於詩古文發之。文本經術，而因事設辭，能曲盡萬物之理。海內知言之士，推服無異辭。元度二十年前，獲讀其家傳，心嚮往之。近歲

邇從益密讀其文觀其所以云之意視古之立言者抑何懸合也
豈非得於天者既異復以古人爲祈嚮故能卓然自立而不朽歟
世不乏魁傑駿雄之士咎兵走萬里外徒手取將相用功烈震耀
於當世先生視之要不樂以彼易此也讀先生文者固當於古今
數十人中求之哉

綠依草堂詩序

道光己亥庚子間元度讀書嶽麓其時鄧湘皋年丈輯沅湘耆舊詩而研生先生助之蒐討元度方少未獲操杖屨聆緒論然心嚮往之泉咸豐甲寅元度從湘鄉相國東征壁城南妙高峯先生歛軍門計事始及見先生時城盡閉縋而出入夜輒宿戎帳中蚊蠲嚼膚不爲止有黃金臺畔露筋祠之謠是年秋相國克武漢手書招詰嗣伯宜入幕府元度與爲莫逆交明年從相國入江西元度自領一軍屯湖口先生省相國於南康嘗小住湖口有詩存集中踰年歸當事聘撰褒忠錄錄軍興以來死事者各爲之傳書成又裒湖外先正遺文爲一集曰湖南文徵皆不朽盛業也同治乙丑

元度訪先生於荷池精舍別十年矣又二年元度自黔滇告養歸
當事輯通志屬先生綜其事元度亦備寫官之役得共數晨夕會
以詩集命序受而卒讀之竊歎先生人品高宜詩品絕出流輩也
晉宋間論士大夫之品率以標格爲先讀南史至傅昭徐勉沈麟
士諸傳所撰著雖不盡傳而其清修令節愛素好古千載下如或
見之蓋其超然埃壙之表不勢位而尊不功閥而貴譬則花之蘭
草之芝禽之鸞鶴可親不可玩其得於天者清且遠矣先生邃於
經術實事求是嗜金石通六書之指尤以文獻爲任好談楚南掌
故莊諧雜出風趣盎然聞故家有叢殘秘帙輒禱祀求之數十年
如一日在軍中力謝薦剡晚授芷江學博不就視天下事無足易

所好者前歲伯宜太守剿賊苗疆死事移孝作忠尤不負義方訓先生之性情學術蓋有非南朝諸名流所可企者惟沈麟士年垂耄手鈔八千餘紙庶髣髴先生近狀歟先生爲文獻所託大湖以南自宋元迄昭代所有盡臣故老才人節士諸著述方賴先生以傳而先生之詩之傳更不可以世計矣至其詩清遠閒放品如其人讀者當自得之不待扣槃捫籥之說爲引嚆也

鄒侍御遺稿序

瀏平雖異郡壤相接也雲階先生所居距余家百餘里道光戊戌
仁和趙笛人師繇瀏陽尹量移平江元度以文字受知始注學籍
先生故嘗及師門師以所鏤先生行卷見示元度讀而心慕之逾
年先生成進士選館職又三年元度計偕入都先生適分校禮部
試泊丙午典試嶺西又得讀其程文既聞先生入臺垣搢擥言天
下事尋出守潯州母老不能迎養遂不赴官同治己巳晤先生於
白蘭崑觀察所先生歸且十年矣未幾歸道山大吏最其行誼以
祀鄉賢請制曰可先生所著曰讀易辨疑遯谷集里居燬於火
冢嗣聞生學博掇拾灰燼之餘得奏疏檄文及四書藝試律若干

篇蓋勵存十一於千百矣先生在臺有直聲而論黃縣賈相國奪情一疏尤爲時所傳誦元度一再讀之竊以謂先生侃侃持正論誠不愧古人而其遭遇

聖明朝奏而夕報可則萬非古人所敢望也禮曰金革之事無避孔子謂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是必實任其事而後可若漢之趙憲桓焉翟方進晉之張華山濤陳準傅成唐之于志甯房元齡呂誼崔貽範宋之朱藏一史嵩之明之李賢張居正等皆非有金革之事者也然而羅公倫劾鄧州則終身廢黜矣吳公中行趙公鼎艾公穆沈公思孝鄒公元標劾江陵則幾死杖下矣艾公吾邑人也先生論黃縣持議與羅艾諸公埒顧非處不諱之朝則讀且立

至迺

文宗手詔褒答云持論甚正已令其開缺即日扶柩回籍矣烏虜以今準古非遇

堯舜之主烏能捷若轉圜若是哉然則先生雖未竟厥用而傳之史策卽一端已足不朽抑凡居言路者旣幸際

聖明舉可以盡言而不諱矣先生奏議多爲民請命得大體他文亦淵茂可觀茲第論其犖犖大者旣以申夙昔景行之願且爲後之有言責者諗焉

讀書延年堂文續集序

古詩人多不能兼工文而文家之詩亦或不能並美劉涓材嘗恨
留子固不能詩同時老泉半山頴濱之徒皆文過其詩而歷代詩
人若曹劉鮑謝李杜高岑白陸諸公則又專以詩鳴而文不預焉
兼詩文而躋其馘者在唐惟昌黎河東在宋惟廬陵東坡在元惟
伯生在明惟茶陵崆峒弇州在 國朝惟漁洋竹垞愚山歸愚隨
園蘭泉竹汀姬傳諸君子苟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自非絕人
之才兼人之力末繇並造其極也吾鄉承屈宋遺風離騷九辨諸
篇謂之詩可也謂之文亦可也流芳未歇作者代興而文與詩兼
擅則自茶陵後滄洲陶山度西數公殆庶幾焉甚哉兼才之難也

長沙熊雨臚先生少負異稟以文名中歲客諸侯縱游燕趙秦晉
閬益肆力詩古文辭其集已行世海內推服無異詞近褒其詩文
爲續集知言者爭先覩之爲快彭麗與旣序其詩矣又因麗與屬
元度序其文會塵事倥傯未遑也先生貽詩二章速之烏虜元度
豈足以知先生哉古今詩文之傳不專求諸詩若文也必其人有
餘於詩若文之外而詩文乃與俱傳先生襟懷夷曠有芥千金靡
萬乘之風繇其胸次高妙故詩古文吐棄凡近其精神能不做於
天壤不特近追滄洲陶山度西抑且上希韓柳歐蘇暨元明昭代
諸作者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謂大雅者歟抑考前所稱古今詩
文家惟陸潤南壽逾八十餘皆耆艾古稀而止

聖清右文耆儒踵接漁洋竹垞隨園蘭泉姬傳皆齒及杖朝以外
姬傳重燕鹿鳴而歸愚壽至九十有七則尤曠古文人所希邁也
今先生年八十有三矣文境益高識益老精力不減少壯巋然爲
湘中魯靈光非夫得天獨厚又能篤古以盡其才者耶余與友人
談次及先生嘗戲舉古人語曰其文可及其年不可及也先生聞
之將掀髯捧腹爲浮一大炮也夫

雅雪堂詩序

昌黎韓子論孟東野詩以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自天地古今人物皆以爲有弗平者其辭瑰瑋俶詭莫可控搏而於詩教則未盡也夫詭激之詞唯殺和平之音要眇邵子云感其物謂之情發其志謂之言言成章謂之詩聲成文謂之音詎必有所爲不平哉且其言風蕩水鳴似矣顧獨不曰風水相遭自然成文乎而必激之梗之炙之乎雷鳴夏風鳴冬似矣若蟲鳥則自鳴其天耳四時相推斂何不平之與有莊周之寓言屈原之離騷似矣禹咎陶伊周孔孟之徒天假之鳴者也烏覩所謂不平哉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然則以不平論詩不若以和且平論詩

爲不失依永和聲之帽也。吾鄉以詩鳴者莫盛於邵州之新化。湘
皋年丈輯資江耆舊集。廣之爲沅湘耆舊集。於時彥獨推礪東爲
詩老。此外作者麻列。皆其善鳴者也。同年資山學博於礪東。湘皋
爲邑後進。負經世才。性情尤竺厚雅。不欲但以詩鳴。而其詩則沖
和夷憚。穆如清風。得雅音之正。韓子所譏清以浮。數以急。淫以哀。
弛以肆。亂雜而無章者。皆不入其毫端。庶幾不懈而及於古矣。願
不獲登承明著作廬。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年。且老猶屈儒官。窮年屹屹不自休。宜若有所謂不平
者。讀其詩充然自得。無幾微感慨悲歌不自聊之意。卽其所養可
知矣。予與資山交垂三十年。每見其詩輒進。非善鳴者能之乎。始

知韓子不平之論蓋專爲窮愁之東野發豈以概夫下古今之鳴
詩者耶竇山重次其集來徵序爰書所見質之邵州多詩人計不
河漢予言也

金粟山房駢體文序

自昌黎有八代起衰之目。凡號稱古文家。率右韓柳而左徐庾。非
竺論也。天地之道。有陰陽。則有奇偶。相須而行。人受天地之中。資
五氣之和。故發言引聲。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
羽莫非自然之體勢。孔子云。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相雜而迭用。文章之能事盡矣。歧奇偶而二之者。皆毗於陰
陽者也。毗陰則支毗陽則驚。如是豈足言文哉。駢體文造端於六
經。引伸於百氏。秦漢六朝暨唐初四傑。類皆理大物博。文質相宣。
至用之廟堂。勒諸金石。尤於此體爲宜。韓柳文皆自東京六朝沈
浸而出。韓之才力大。能盡變其面目。柳則天不假年。規撫之迹未

盡化要其所從出不可誣也宋歐蘇氏出以東京六朝爲文敝不
肯爲亦不能爲卽其所爲古文者視昌黎河東亦復有閒此惟遂
於古者辨之望溪力詆柳文固繇性不相近抑其所從入者殊歟
蔡文勤選古文雅正兼錄駢體文正其深明正變之故李申耆先
生駢體文鈔則自秦漢及隋賈董馬班匡劉之文具在與姚氏古
文詞類纂蓋相輔而行焉 國朝駢體舊推迦陵厥後吳山尊論
次八家穀人稚存淵如驛軒諸君各開生面其於東京六朝皆寢
饋而漁獵焉者也鑄菴先生以名進士歷宰閩楚學道愛人有循
績所爲詩旣大昌於時近攝篆吾邑復梓其駢體文問世余讀之
逍逸似穀人逋峭似稚存源本經術似淵如驛軒高而不樛華而

不繇知其探源於東京六朝者富矣會以弁言見屬爰舉古今文
質升降之故與其源流合一者書所見以質先生未知其果有當
否也

金粟山房詩集序

詩舊人之性情人無古今各自有而自志趣與其出處遭際悲憤離合之情情之所感不能已於言則咨嗟詠歎以出之而其時之治亂道塞論世者亦藉以考見故曰詩性之持也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持其性情所得而莫或同焉陋儒界唐宋矜格調斤斤然操葭黍圭臬以繩其出入語漢魏者不讀唐以後書入主出奴畸出爲勝而沆莫能定不知詩無他各言其性情而已漢魏六朝詩不同於三百篇唐宋詩不同於漢魏六朝而蘇李贈答曹劉倡和李杜韓蘇之述事言懷千載下如親承謦欬則其人固未嘗亡其交亦未嘗散也淵明之飲酒景純之游仙康樂之登山

太冲之詠史各有所以傷心之故特借題發之未可契舟而求劍也後之人既各有性情寄託矣其發爲長言不必盡求與古肖但各抒其情情之至者自不可磨滅否則洞鑿奧窔古人已盡闢之矣何取乎塗附貌襲哉張侯鑄菴粵西名進士也歷官閩嶠移湖南所蒞皆有名績而詩則胚胎家學尊先公伯治先生以東江營宿宦桂林遂家於粵與德配錢恭人相唱和名動公卿閒梁蔭林中丞尤推服焉鑄菴能承其學益大昌於詩其辭和以舒其志廉以達其言情綺麗而不佻殆得性情之正而動以天倪者歟會以集屬序予謂侯之詩義近乎國風音合乎天籟麗者當自得之無侯稱說惟古今詩人各有自得之致不自規仿而出不因風會而

移萬古日月光景常新落然直據胸臆則嘗與侯縱論焉而楚
子迂也遂書以質海內之稱詩者

天岳山館文鈔卷二十五

養雲書屋遺詩序

古忠臣烈士致命遂志其精神長留天地閒固不藉語言文字傳也然其人既不朽矣又能以文章震爆於世世益相與嗟惜而傳布之若屈子之騷顏魯公之文張睢陽之詩文信國之歌及贊皆皎然與日月爭光自時厥後凡忠烈耿著者其遺集行世皆獨遠雖作者不必藉是傳而不忍聽其湮沒不傳抑後死者之責也從兄擴湖負氣好立名義羣從中與余尤莫逆束髮時私論行身祈嚮兄願爲言官抗疏劾權貴用直聲震動天下不則取一障乘之爲生民興除大利害廟食一方視時俗所趨意夷然不屑也時方

同治制舉業間學爲詩古文兄語余曰文字者人之精神也精神能壽千百世卽傳之千百世能壽十世卽傳之十世自六經外諸子百家所傳之久近壹視人之精神爲量自非讀書多義理充實於中不能襲而取也夫理譬諸米穀文炊而爲飯詩則釀而爲酒也故詩必醞釀深厚而後真性情見焉兄論詩甚嚴不多作偶涉筆則剛勁之氣流溢楮墨間余戲規其有北鄙殺伐聲蓋其精神與性質之不能自揜者如此遭時多故卒以忠義著同懷兄弟三同日授命平生志事未竟其萬一卽其筆摩於文字間者亦未極其才力之所至蓋不意其以是止也然吾聞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忠孝節義乃天地所寄以爲心而紀綱乎人道者兄見危致命

較然不欺其志無嫌於爲人矣卽不傳一字精神猶足不做況所作又足以傳哉兄詩多散佚存者裁十三四耳然其磊落光明已倜然能自拔於眾然後知兄之舍生取義非第激於一時意氣之爲蓋觀其精神之所寄者知之也傳曰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豈偶然哉兄殉節後十有二年余始獲梓其遺集烏虜兄往矣是幾幾者雖未敢遽與左徒平原睢陽文山諸公並論然忠義在人心無古今一也所成就有大小廣狹醇駁之不齊於性分蓋無二焉天下有人不足傳而詩或傳者矣抑豈有人足不朽而詩願獨朽者哉願以質世之知言者

聽泉山莊遺詩序

從兄擴湖靖節通城之歲孤積楨年裁十有一已能屬文且學詩擴湖性剛厲督課嚴每歸自軍中見楨業日進意未嘗不適也憶余與擴湖同受業遜吾先伯時擴湖已成童余方舞勺兩人者質同而志相得共研席四年每斷斷辨論或雜以誚讓面發赤而胸中無纖芥嫌所居相去四里許偶讀書有得輒思面盡之平生多益友而尤以兄及何龍臣太僕爲本交自二君先後死王事余徜徉失所依莊生云已矣矣臣之質死久矣所幸兄有子而才天機清妙世俗所紛營一不以綴意余嘗欲迪之學行期竟先兄之志事因其體羸善病則又開譬之使怡情山水閒以養其天趣每見楨

輒念吾擴湖淚承睫不能止也同治甲子楨籍於庠稍慰其節母
明年九月遽以瘵疾卒年二十一有遺腹子眾曰必男也而竟生
女烏虜天道誠有不可知者耶昔程伯子誌其子邵公之墓謂賦
生之類雜糅者多精一者閒值焉而數或不能久長豈理固如是
耶蓋各有所乘之氣而不可強也然吾獨疑天旣天闕之使不獲
永其生矣而必賦是質也抑何心哉余倦游老將至擬闢家術進
子姓之才者相砥以學行又以其餘力筆求詩古文楨志識甚遠
大可爲翹楚而今弱一个矣會刻擴湖遺集乃取其詩號聽泉山
莊者得四十餘首附焉以見楨之才足大有立於世其齋志以死
匪僅吾家之不幸已也

綠雲仙館詩序

代

史稱黃瓊幼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後居職達練官曹孚議朝堂莫能抗奪與子琬並爲名臣而韓退之稱房太尉之孫啟以謂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不學以能用此見喬木世臣漸漬於家學者素故能傑然自異於眾文章其一端也太谷溫雲心先生爲給諫之孫宮保尙書之子學士之介弟視黃房二氏尤稱其家兒九歲能文十五貢成均十七與兄同舉鄉試幼侍宮保公宦轍半天下通知當世之務及政教所宜設施所過名山大川輒賦詩見志中歲官比部郎勤其職長貳皆倚重之性遠榮利被服如寒素獨好爲詩與吳蘭雪程春海某筠潭諸先生唱和無虛

日年五十有二歸道山學未竟其用獨其詩傳耳同治九年詰嗣
味秋學使鏤先生詩集於湖南試院將還朝來徵余序受而讀
之高者逼漢魏餘出入大歷十子閒其情韻芬芳悱惻尤於君家
飛卿爲近殆不墜宗法者歟宜乎名動海外朝鮮使臣洪顯周見
而惴服乞手寫百篇以去也初先生夢中得句云小亭未到詩先
到濃霧如雲撥不開越七年入秋曹登白雲亭始悟爲詩識然其
四十初度詩云錦瑟韶光賸十年壹似預知其年止五十者尤異
事也烏虜詩特先生緒餘耳而其性情之溫厚襟度之夷曠已可
得其大凡至其胎胚前光學有經法欲磅礴然見諸行事者固未盡
其什一也學使能承家學掇巍科持使節有聲循茲以往舉先生

未竟志事一一發摠之以上紹給諫宮保之名德固當與黃司空
房太尉爭烈矣獨大昌先生之詩云爾哉

倚雲亭詩序

建康爲古都會吳東晉宋齊梁陳號稱六朝顧六朝品自唐人其
後爲南唐略與吳等明之南都視晉宋已下皆過之然則在今日
宜稱八代矣建康旣爲八代舊都山水尤佳麗歷代騷人韻士各
得其秀傑之氣蔚爲詞宗遠者無論已國朝詩家壇坫以隨園
爲巨擘同時蔣心餘太史並僑白下迭主齊盟後此若嚴冬友侍
讀梅伯言戶部湯兩生都督並獨步江東此外不可畢數烏虜何
其盛也上元馬棣園先生少負異才受知康茂園莫寶齋萬和圃
辛筠谷諸學使爲博士弟子有聲應行省試輒不遇橐筆遊楚越
歷齊魯抵京師爲諸侯上客所過名山川輒以詩寫之一發其胷

中奇偉之氣間作小令亦獨步一時君所居紅雪樓心餘故宅也又與隨園長君蘭邨大令相唱和師友淵源遠有端緒故其詩若詞清麗芊眠芬芳悱惻絕無巖壑枯槁態蓋與其山川相稱也初先生在康方伯幕中校課卷得方伯雄太史文激賞之遂與訂交延主家塾課子弟太史酷嗜先生詩手寫數十首藏諸篋衍咸豐初粵逆踞金陵先生箸作悉燬於燹矣同治甲子賊平先生之弟子陶晤太史得所鈔存詩并道光丁酉所作序乃授先生長君某斐太守俾鏤以行世並附所作詞時太守方令咸陽也余與太守爲患難交會太守來徵序受而讀之慨然想見承平時風雅之盛而今不可復得矣烏虜八代之興廢如煙雲之變滅於太虛曾不

能一眴獨其可以傳世行遠者惟文章耳余以丙子春仲遊建康登鍾山泛莫愁湖問津桃葉渡求歷朝名蹟率在荒煙蔓草中及陟小倉山訪隨園廢址幾不可辨識問紅雪樓無知者蓋洪楊之亂寶臺城後未經之變也而先生之詩若詞獨能掇拾灰燼中歷劫而不壞雖勵存什一要可得其大凡非夫山川秀傑之氣所鍾有不可磨滅者在耶然則欲復承平雅頌而起八代之衰將必以先生是編爲嚆矢也夫

東齋詩草序

咸豐乙卯余駐軍湖口蘇官渡上元馬萊斐太守避寇來歸爲邏
者所扼余一見而偉之時君年裁逾冠同行五人江都陳伯義其
一也畱軍中卅月會張石朋大令至攜君等謁曾文正公爲請路
引回籍文正亦以國士待君嘗解衣衣之石朋奉檄簪賊情彙纂
以賊中事詢君又畱月餘乃歸當是時君伯氏宰汜水君遂繇越
而吳而中州尋筮仕爲縣令發秦中歷權鎮安臨潼定邊鳳翔諸
廳縣補紫陽以軍功 賞戴孔雀翎晉秩二千石而余未之知也
同治壬申石朋以哭文正公詩郵示且言君泣秦有善政於余尤
每飯不忘余提刑浙中時君曾以書抵余問書得達否余茫然不

復省記蓋與君別十有八年矣前書固未達也明年君調咸陽郵書至與石朋所言合余數以夸於座人嗣是書問不絕執弟子禮甚恭而吾鄉人適秦隴者道咸陽爭傳君循蹟不去口以君之竺於故舊若此卽其爲政可知矣光緒丙子君以所著東齋詩草來徵序開卷第一篇卽湖口見贈之作也君詩清迥轉變壹以真性情屈注其中能傳其尊人棣園先生之學爲之不已可必傳無疑抑吾觀古詩人眾矣而元次山獨以循吏爲仁人之言集中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諸詩令人且歌且泣夫詩至少陵古今所稱詩聖也而少陵推服次山至形諸歌詠且云得結輩數十人落落然參錯天下民其庶有彜乎其服膺至此君久持符節與次山比秦

中兵燹之餘視春陵不相遠君能以次山之詩爲詩必能以次山之政爲政則卽以詩爲治譜可也世有少陵且將斂手推服矣況辦劣如余者哉君屢薦卓異治蹟冠三輔有子二並爲名諸生所就殆不可量詩其一端耳爰序而歸之並志相識之餘以著一時佳話惜文正薨石朋亦久物故而陳生伯義者不知尙在人間否也俯仰身世感慨係之矣

敬業齋四世遺文序

自世官世祿之法亡。凡稱號世家者。率皆以才自拔起。故有以功業世其家者矣。以科第世其家者矣。其以文章著者。若談有遷彪。有固。向有歆。察有思。廉瓌有頴。洵有軾。轍則曠世而一遇。至若父祖孫曾。累世相嬪。而各以文名。則尤未易一二數也。時文雖小道。然古之能自立者。必有家法。不獨漢之經師然也。陰陽名法縱橫之屬。以至農雜小說。未有不能舉其家者。況經義代聖賢立言者乎。有明諸大家文。各有師承。其淵源可考而知也。從高祖繡林先生。爲文力追先正。以明經累主昌江書院。教子孫以通經學古爲先。嗣君晉菴負異才。舉拔萃科。與其堂兄穆亭孝廉。齊名惜早世。

未竟其用而稽山及其兄子欣園繼之是爲先生之孫若曾稽山少警穎試輒冠其軍欣園束身圭璧余猶及見焉顧皆久困諸生中未遇然四世一堂以遺經相授受孤燈風雨可泣可歌視人世一切寵辱升沈泊如也余嘗慨古今文人多不遇有明大家首推震川及大士皆垂老始博一第 本朝方百川王耘渠陳師洛周白民程風衣王鶴書諸公並以明經諸生老而其文皆橫被六合卓然成一家言以不朽於世視彼巍科顯秩轉或羸焉然則先生四世其皆可以無慊於中已從兄北垣能輯其先世遺文以存手澤雖未敢與遷固諸家並論要其淑芳傾液自成一家言未必不可與百川耘渠諸君子並存天壤孔子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讀其文既可想見其爲人而尤願爲之後者胚胎前光以益拓其緒則卽以文學世其家可也

鄴園詩草序

天下事僞者不足觀真者可久惟詩亦然莊生曰強哭者雖悲不
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惡其不真也詩三百篇半
出於野人遊女思婦勞苦率胸臆而語皆天真所流露後世稱詩
者但知研聲病較格律爭壇坫或豔風雅之名塗附而貌襲之淮
南子所謂芻狗土龍之已陳則壤土剝草而已矣此無他其人胸
中之夫本無詩雖強作詩人語皆僞也真者精誠之至吾所受於
天者也必無有人之見者存斯真矣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舐毫
和墨獨一史後至僵僵然不趨受命不讓解衣磅礴元君喜曰此
真畫圖者也烏虜動以天者固不可爲僞歟房伯鄴園先生高士

也躬耕自養似陸通披裘拾穗似林類帶經而鋤似倪寬讀書不
應科目視世事曾不芥蒂顧獨好爲詩詩不蹈襲前人皆自真性
情中出蘇文忠云天真爛漫卽吾師先生近之矣年八十有四乃
終殆所謂得全於天者耶初先生病革時先伯遜吾造訪許刻其
詩先生神氣已惛眊猶強起拜手謝詩故不多余爲板行之以存
其真且以完先伯之夙諾於是距先生卒十有二年矣每當空山
月上一再諷誦如見其解衣盤礴時也世有知者其不以土龍芻
狗視之也夫

白雨湖莊詩鈔序

劉子元謂作史須兼才學識三長余謂詩亦然詩不可無才夫人知之矣然非胸有積軸擷六籍之華以爲根蔕而又所處者高所見者大如黃鵠一舉知山川紆曲再舉知天地員方亦末繇吐棄凡近追古人而從之劉子政曰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莊生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而嚴滄浪獨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豈篤論哉吾平爲屈左徒行吟懷沙之地餘韻流風至今未沫元有胡傲軒明有艾和甫皆不愧作者余鳳笙太守余從兄海門子壻也少負清才以詩受知於張學使金鏞近益肆力於古所爲詩漻然以清盎然以和颺颺然一

軌於正有國風之不淫而去其好色有小雅之不亂而去其怨誹
三長殆庶幾焉余束髮時有志古文輟詩不作非酬和牽率終歲
未嘗拈韻今倦遊老且至於文無所得詩益甘爲門外人來者之
秀首屈指鳳笙傲軒和甫之墜緒微鳳笙其誰屬矣抑吾聞杜陵
號詩史入蜀後詩益奇偉陸務觀辨香浣花劍南諸集乃尤勝王
文簡爲國朝大宗其菁華亦推蜀道集良繇地足以廣其識識
足以振其才才足以運其學以能鏘鏘眞宰斧藻羣言若琢筍簾
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也若繁怒驥踉齧介倪而鞿車不得
施也若大塊噫氣嗃者叱者喑者鳴者鼓萬竅而怒呿並作也鳳
笙凡三入蜀上三峽聽猿聲溯白帝城入夔府弔草堂遺址擊汰

嘉陵江望巽眉翠色如在天半登高能賦其諧得山川之助者歟
余嘗集杜陸句爲楹帖以贈其行曰短衣匹馬從李廣細雨騎驢
入劍門蓋壯其遊也今鳳笙將入都謁選鏤其所作以質同好循
茲以往學益老識益鉅才益恢且奇固將躋襄陽渭南之堂而躋
其馘不第接武胡艾也余安能測其所至哉

醉月樓詩序

吾平詩人自元胡傲軒處士明艾熙亭中丞後嗣音者寥寥蓋自
宋十三君子以理學鳴後之治樸學者爭事闇修不以吟咏爲尙
其好吟者才或不足以舉之故作者不數覲也族兄子瑛負著述
才好爲詩其詩瀏然以清盎然以和而又徧覽天下名山大川交
當世賢士大夫以廣其聞見傳曰登高能賦山川能說可以爲大
夫矣顧獨不獲芥拾青紫入承明著作廬和其聲以鳴國家之
盛年將五十猶挾一卷哦哦不自休殆所謂窮而後工者歟海以
內虛懷好士者不乏人計必有知吾子瑛而薦尉之者虞仲翔得
一知已斯可以不恨已曩余治兵章水子瑛來軍中談詩甚愜已

而別去游閩粵則詩益大進爲之不已其接迹胡艾無疑今將爲
關隴之行過予草堂乞書其簡首昌黎云惜乎吾力不足以振之
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子瑛行矣過周秦漢故都弔阿房華清諸
舊蹟出甘涼經酒泉張掖武威閒攬其山川可慨然而賦矣而終
南太華者又艾中丞謫戍時所棲止也今其集尙以終太山人名
然則挹先正之流風遺韻亦將於是行得之哉

小琅環園詩序

嘉定張東墅觀察既歸道山哲嗣暨門下士蒐錄其詩爲八卷詞
增焉半君病中所排次者也余卒讀而悲之乃序其簡端曰烏虜
盛衰得喪悲愉榮悴之感豈不以其時哉觀君詩益知之矣君本
膠城華冑家世豪於貲質庫相望所居小琅環園擅水石亭榭之
勝君甫冠入詞林讀中秘書爲

天子侍從臣當是時年少氣豪公輔可戾契致故其詩多雍容而
揄揚此一時也亡何粵嶠盜熾窟金陵蹂江介君家毀於燹先業
蕩然琅環園廢爲瓦礫乃出佐座師張文毅公治宣歙防務以書
生衣短後衣挽強躍馬日與門士健兒相馳逐意氣不少衰又以

其暇登黃山白嶽攬雲海擊節放歌其詩多激越豪宕此又一時也既而一麾出守泣楚南之永順地本溪州蠻服入

國朝榛狁始聞君不鄙夷其民用文學飾吏治歲再稔百廢具舉所識拔多知名士會粵寇犯屬邑君提兵擊走之比擢權首郡去父老童稚爭焚香攀送有泣者所著溪州官牘識者推爲治譜其詩多采風閩俗之辭與元道州相出入此一時也居頃之爲忌者所齟未竟所設施自是投閑置散凡數年君夷然不以屑意嘗權稅衡州縱遊南嶽九疑之勝詩益以昌近權永州守七年其治如永順公暇輒撻剔八愚舊蹟與賓僚觴詠其閒詩多幽奇蟠鬱此又一時也蓋自時會推遷君且垂垂老比受代歸君意興亦漸減

未一年遂怛然化矣。君性豪邁，不問家人生產，在官不名一錢，食客常數十輩。公廨不能容，則旁拓，幸舍居之。揭債以資其用，遇奇書及古彝器，輒典衣購之。朝炊不繼，弗恤也。愛才如性命，士有一長譽之不容口。其詩原本騷雅，浸淫漢魏六朝，而歸宿於唐宋諸大家，不名一格。蓋其澤於古者既深，所處時地不同，壹以真性情出之。故余每展讀，未終卷，卽知爲君之詩也。烏虜以恆情測之，君蚤歲掇科第，出爲二千石，晉監司，文章政事足以潤身而澤物，抑亦可無憾矣。庸詎知君之所蓄尙深博無涯涘，每酒酣耳熱，縱談天下事，抑塞磊落之氣，時露於眉宇間，豈其中固有不自得者耶？雖然，人世之盛衰得喪，悲愉榮悴，皆有天焉，以主之。雖百年直須

與也。所恃以長存者真性情耳。而卽詩可得其大凡。詩雖與時變。易性情則始終一致也。然則君之所以不敝於天壤者固有在矣。其他幸不幸。曷足道哉。讀者能知君之性情。別有餘於詩之外。而不至與時俱盡。是則君之所以爲詩者已。

李蓉村詩序

李子蓉村世居天岳山之麓光緒丁丑冬余遊天岳主其家相與縱探丹崖石畝之勝越三日歸旣而蓉村手詩稿二帙屬爲序且曰某非能爲古人之詩也以性之所好不忍弁髦棄之耳余作而曰吾與子遊山甫返請以山喻可乎今夫泰華衡恆嵩之分峙於五方也若天之有五緯地之有四海遍垓垓無與並也論山至五嶽宜若觀海難爲水矣然五嶽外有四鎮又有黃山白岳匡廬武夷天台雁宕羅浮之屬各負其奇以角勝卽如天岳爲南服主山來自桂嶺沅岳鄂諸屬而始盡其峯岫之厯厯洞壑之奇嶮崇岡複嶺之岵嶇嶢崎視五嶽不必不同抑不必同必執五嶽以例天

岳天岳不許也必強天岳如五嶽天岳且不屑也夫詩則亦若是已矣詩本性情自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以迄唐宋諸大家作者眾矣法亦莫備焉然而萬古日月光景常新不能執古以廢今也古人有古人之性情面目今人亦各有其性情面目與其悲愉榮悴死生離合之遭有是事則有是情有是情則有是言詩又言之精者也是故離騷漢魏之詩不同於三百篇唐宋諸大家不同於離騷漢魏惡在今不必異於古所云哉必謂詩已盡於古人今人不復有詩是猶登五嶽者謂嶽之外無山則吾平之天岳禹跡蓋嘗經之古篆摩崖且與金書玉簡相輝映又何以稱焉磬村負雋才作吏江西不獲行其志歸以事親課子爲職以朋友山水吟詠

爲樂事而於天岳諸峯則攀躋晤對凡席襟帶間皆嵐光所濡染也故其詩瀏而清盎而和機茂而不纖仄爲之不已直造古人何疑焉抑吾平先達之稱詩者莫著於元之胡俶軒明之艾熙亭中丞兩公所居皆在天岳之麓距君家十許里耳兩公仕隱不同詩則同詩之意境不同而其追蹤古作者則無不同皆天岳之靈氣所盤結也君家面山而居朝暉夕靄沈酣而醞釀者久矣然則胡艾二公之後勁微君其誰與歸語竟遂書之以爲序

湖南文徵序代

大湖以南地廣袤二千五百餘里爲郡九廳三直隸州四轄州縣六十有六其星翼軫其山衡嶽九疑其嶺都龐騎田越城萌渚其水沅湘資澧納眾流以入洞庭其物產白金丹砂水銀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梗枏杞梓之名材其文章則自鸞熊爲文王師著書言忠敬和嚴之旨爲子家所自始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史學肇焉屈左徒作離騷後世尊之爲經而濂溪周子作通書太極圖說上闢苞符下開洛閩之學凡皆我作祖垂光後來斯文之統蓋莫先於楚矣自唐廣德中置湖南觀察使湖南得名始此國朝康熙三年置湖南布政使司而楚南北遂分兩行省

近歲軍興楚之南尤以忠義戰績名天下非夫山川雄厚清淑之
氣所鍾毓哉先是道光中新化鄧湘皋學博輯沅湘耆舊集以存
文獻前總督長白裕公序之推爲鸞熊以後不可少之書顧其書
存詩而不及文猶爲得半之道攷文章家總集有合一朝爲一集
者若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明文海之屬是也有合一州一邑爲
一集者若宋有成都文類吳都文粹及會稽嚴陵赤城諸集元有
宛陵羣彥集明有中州名賢文表新安文獻志全蜀藝文志三台
文獻錄吳興藝文補諸集 國朝有粵西文載金華文略柘浦文
鈔諸集是也其書並錄在 四庫藏之名山而湖以南作者林立
獨未有專書非闕典歟同治四年某膺 簡命巡撫是邦時方設

褒忠局表章死事者湘潭羅研生中翰實綜其事又以其暇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自元明迄今六百餘年名臣魁儒才人節士之文采摭略備計文四千有奇作者八百人仿中州集例人爲之傳誠楚南文獻一巨觀也余時見而善之爲告邦人官中外者各醵金助及余再任楚督書成邦人士徵序其簡首余惟專集之外有總集所以網羅散失薈萃菁華爲文家之淵藪蓋作者不必人皆有集有集矣不必能盡傳合爲一編斯其傳爲可久若綜郡國爲一書藉以考見山川風俗掌故暨學術政理之源流得失尤爲經國之大業湖外諸君子尙闇修不自弮爆遺文逸藻往往散佚於蛛絲蠹窟中及今表而章之而河岳英靈之氣悉萃是矣得此與沅

湘詩集並垂天壤間以無墜鸞熊倚相屈子濂溪之流風餘韻俾
讀者想見衡嶽之高洞庭之深其光焰所發如金如玉如珠如璫
瑚木難火齊雖蠹蝕土壤望氣者能得之豈俾成都文類諸書專
美於前哉爲序其緣起所以志斯文之幸也

沅湘耆舊集續編序

詩有以朝代爲斷者商頌周頌是也有以地爲斷者十五國風是也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詩教達於天下而其時楚獨無風蓋會盟征伐未通上國之故說者謂召南中江沱汝漢皆楚地其詩卽楚風也然自三百篇後楚辭出而騷且稱經詩之得統莫先於楚人矣顧春秋之楚與秦晉迭主齊盟至戰國則兼有荆揚豫三州之地南及黔中漢以荊州分部唐以淮南江南黔中諸道分領之宋置荆湖南北路元置湖廣行省明設湖廣布政使司國朝康熙三年分設湖南行省則兩湖又各自爲疆域焉大湖以南九郡四州三廳並以沅湘二水爲經流舉沅湘則湖外州邑盡之矣

道光癸卯新化鄧湘皋學博選沅湘耆舊詩集因地以爲斷蓋古
國風之遺也同治初湘潭羅研生中翰選湖南文徵與詩並行如
驂之靳顧自癸卯迄今餘三十年矣作者代興聯鑣接軫又自軍
興已來湘人士以忠義號召鄉人子弟起義旅平賊卒戴大勳當
是時將相封圻茅土節鉞之寄盡臣誼士之勳烈炳著於天下而
文章之盛亦若乘機赴會以益櫟其奇於是武陵楊性農駕部有
耆舊續編之選既訖事命元度綴言簡端謹案楚南自屈左徒行
吟汨水其徒宋玉景差唐勒及漢賈太傅後先賡和之豐蘭沅芷
流芬至今未歇魏晉迄三唐代遠無徵全唐詩所錄湖以南止數
家宋周子傳絕學爲洛閩先其時士宗理學不甚措意風雅鄧氏

耆舊集所繇託始於前明歟蓋嘗論湖外作者在明以李文正爲
大宗在國朝以曾文正爲大宗何者李文正當成宏盛時雍容
臺閣振朱絃疏越之音雖北地信陽陵轢一世繼以太倉歷下卒
不能上掩茶陵同時若楊文襄何文簡石淙燕泉諸集皆與懷麓
並驅者也

聖清楚才彬蔚若王船山之經學陳恪勤楊文敏陳文肅劉文恪
陶文毅何文安諸公之勲業文章此外名卿魁儒才人節士所造
述並足千古而自曾文正公出則前者有所承後者得所宗蓋其
立言實自立德立功出其於詩古文能洞闢奧窔神鋒森然而又
手贊中興大業用此見詩文之盛實與世運相表裏勝朝昭代

諸作者莫能出兩文正之範圍也。湘皋研生性農三先生俱與曾文正雅故。湘皋卒。文正表其墓於耆舊集三致意焉。湖南文徵成文正特爲之序。惜不及見續編耳。綜耆舊前編正續編及文徵讀之白珩之寶。雖次之典。渚宮之舊聞。悉萃是矣。後有千古益從而賡續之。以上嗣風騷。振三百篇之墜緒。洞庭衡嶽之靈秀。固當日發其奇而未有艾哉。